

## 江泽民为何迫害法轮功

香港《前哨》杂志曾刊登“江泽民终生后悔的两大事件”，揭示了江泽民的自认告白：这辈子做过两件愚蠢之事，一是美国轰炸南斯拉夫时，下令中国大使馆人员不能撤退。二是打压法轮功。

权力欲、妒嫉心极强的江泽民，认为炼法轮功的人太多，是在和党“争夺群众”。同时，法轮功学员的高尚道德，反衬出中共的一切不正，也是江泽民不能容忍的。

1998年下半年，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，对法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，得出“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”的结论，还提到“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”的古训，江泽民大为不悦。此后，江泽民及其党羽不断制造事端，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，于1999年7月20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。

中共的本质是“假、恶、斗”，与法轮功的“真、善、忍”是根本对立的。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，是其本质决定的。◇



▲台湾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的殊胜场景。台湾是除中国大陆外，修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地区，约有50多万人。1000多个炼功点遍布300多个城镇。社会各个阶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。◇

## 颠沛十九年 唐山法轮功学员周树全在迫害中离世

【明慧网】（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）唐山市滦县安各庄镇（原樊各庄乡）赤峰堡周树全，因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乡政府人员、派出所警察劫持，遭扇耳光、揪头发、杀绳、烟头烫等酷刑折磨，被迫颠沛流离十九年，备尝艰辛，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九日含冤离世，年仅五十五岁。

二零零二年底，周树全为摆脱乡政府及警察的监控和骚扰，与妻子离开家乡，过上了流离失所的生活，住在人家废弃的简易房里，象窑洞一样，又黑又冷。到城里，没钱、没有投靠，干一些苦累的活，延长劳动时间，才赚一点点的钱。

生活上的重压，极度的苦和累，对于农村出身的他来说不算什么，最主要的是中共邪党无处不在的监视，给人造成的精神恐惧。为了躲避迫害，他们经常搬家，居无定所。



二零一二年，唐山市公安局伙同滦县公安局警察一行七人，闯入周树全的租住房，绑架了他的妻子，导致周树全年迈的母亲在惊吓中离世。

以下是周树全修炼大法及遭中共迫害经历：

### 病中得法获新生

周树全生性厚道，吃苦耐劳。兄弟们结婚分家时，父母分给各家一笔外债，周树全夫妻俩无怨无恨，辛勤劳作，边还债边经营着小家，对未来充满了期待。

然而正当青壮年，周树全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，头晕、浑身无力、心脏突突地跳，不（见下页）

## 唐山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简讯

### 唐山市法轮功学员郭丽云被非法关押后被警察撬门入室

七月七日中午12点多，唐山市法轮功学员郭丽云被绑架后，她家楼道口附近有一男一女（戴口罩穿便衣）蹲坑，不多久，来了许多警察（可能是东窑派出所的）及街道社区人员，随后这些人非法撬门闯入郭丽云家进行抢劫，抢走大量私人物品，并且又换了一把门锁，当晚10点多又来几人进屋偷东西。

郭丽云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拘留所，7天后，又被转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。

### 河北省遵化市贾凤忠面临2022年8月2日第三次开庭

八月二日上午（上午具体开庭时间还不确定），贾凤忠案在遵化

市法院第三次开庭，理由是：检察院变更了起诉。仍欲继续对贾凤忠进行构陷。

### 唐山4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拘留七天后又被绑架到看守所

七月十五日，是唐山市法轮功学员杜中华、王雅新、吉桂琴和郭丽云遭非法行政拘留七天回家的日子，但当天早上，却再次被参与迫害的唐山市开平区税务庄派出所、岔道派出所和洼里派出所警察强制带走，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。

目前得知，这四位女同修分别被非法关押在1001监室（杜中华）、1002监室（郭丽云）、1004监室（吉桂琴）和1005监室（王雅新）。

(接上页)好受,脸色苍白,一犯病就得侧着身体,休息一会儿才能缓过来。农村人有病,没钱去医院,找个中医把把脉,说是心脏病,怕累、怕气。那时夫妻俩做豆腐,需要体力,周树全犯病的次数却越来越勤,有时拔个草也犯病。

一九九八年,周树全开始修炼法轮功,很快无病一身轻,容光焕发,浑身有劲,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健康,他又担起了家里的顶梁柱,很快还清了家里的外债,生活充满了希望。

可不到一年,这种好日子就被中共流氓集团给打碎了。

### 被绑架,遭酷刑折磨

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,樊各庄乡党委书记商某(女)、乡干部吴爱华等人逐家逐户强迫法轮功学员交大法书籍、资料,逼迫写所谓的不炼功“保证”,不写就抓人。他们抢走法轮功学员的身份证,不准出门,出门前要先报告,而且不准在外面过夜,回来后还要报告。

一九九九年九月,周树全被绑架,多名副乡长、副书记指使警察用酷刑“上绳”折磨他:将人五花大绑,一次比一次勒得紧,严重的立刻会筋断骨折,派出所所长扬言要给他上三绳。第一绳下来,周树全疼痛难忍,浑身淤血;第二绳,痛得几乎昏倒,气力全无,胳膊腿不听使唤,嗝哩当啷的了,人快不行了。此时警察到下班时间,才没上第三绳。

期间警察还多次殴打他,揪头发、扇耳光、派出所指导员用烟头将周树全手腕烧掉一大块皮,留下永久的伤疤。

晚上家人给他送饭,见他伸着腿、耷拉着脑袋,一口饭也吃不下。这时副所长过来,周树全努力支撑着站起来,善意给他讲大法真相,副所长上来对他左右开弓扇耳光,把家人吓呆了。

他母亲、妻子和叔叔到处求人,才把周树全接回家。当时他被折磨得整晚腰疼,睡不着觉,一个秋天干不了活,四十多天才好转。

### 躲避迫害,被迫流离失所

乡政府、派出所没收周树全的身份证,为了方便监控,又强行给他照相、上网。他家里天天有人监视,亲友鄙夷相待。周树全不甘顺从这种迫害,于二零零二年底携妻子离开了家乡,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。

乡政府、派出所声称要“严惩”周树全,到处搜寻他的下落,搞得亲戚们终日不得安宁。

周树全只能在夜里回家看看。三、四个月后,他把熟睡的女儿叫醒,问她:是和奶奶在家,还是和爸爸妈妈在一起?孩子立刻精神起来,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。女儿在爸爸妈妈身边成长得聪明懂事,学习优秀,但是要上高中时,因为没有本地户口被拒之门外,对孩子造成了深深的伤害。

周树全夫妻在城里,没有身份证,只能干一些又苦又累时间又长的工作,也才赚一点点的钱。他给别人养猪、装卸、送货,他住在人家废弃的简易屋,象窑洞,门一关就是黑的,冬天没钱生火,就在床四周包了一圈塑料来保温,日夜穿着棉裤、棉袄、棉鞋,晚上睡觉也不能脱。

### 如影随形的监控,母亲惊吓过世

生活上的重压,极度的苦和累对周树全来说不算什么,而无处不在的监视,给人造成的精神恐惧。为了躲避迫害,多年来他们经常搬家,居无定所。二零一二年,为了省钱,他们与人合租了一套房,周树全一家住在小屋,当时老母亲还和他们在一起,非常拥挤,再加上生活用品,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。

那时周树全的老母亲已经八十岁高龄,被确诊为肾结石晚期,拍片后发现每个肾有三、四块花生大小的石块。喝水不能进、不下排,肚子鼓得象孕妇,医院判只有三个月的寿命。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,周树全给母亲听了五个小时李洪志师父讲法,母亲渐渐好转,后来身体痊愈,往年轻方向转变,还来了例假,体现出大法的神奇。

由于母亲年岁过大,周树全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,将母亲接出来同住,以尽孝道。不料在接送过程中被恶党收买的人举报,跟踪或电话被监控,追查到周树全的住处。

二零一二年六月九日一早,唐山市公安局警察一人、滦县公安局警察七人,以查暂住证(临时户口)为名,闯入周树全的租房,当时周树全上夜班不在家,警察将他妻子绑架到滦县公安局,逼问周树全的下落,扬言要周树全去换人。十四天后,他妻子被劫持到石家庄女子劳教所迫害。

周树全再次有家不能回。他八十多岁母亲,因滦县警察的暴行受到惊吓,含冤离世。租房内只剩下上学的女儿独自生活,处境凄凉。

二十三年的迫害,十九年离乡背井、居无定所的艰难度日,给周树全造成极大伤害,健康状态每况愈下,一天早晨,他外出时突然晕倒在路,送医抢救数日无效,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九日含冤离世。

如果没有这场迫害,周树全怎会流离在外;如果没有这场迫害,周树全一家人那是多么幸福。

仅以此文祭奠逝者,让我们共同制止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迫害,还人间正道,复天地清明。◇

### 你知道吗?



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,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、自焚的。

上图为中共“天安门自焚”伪案现场图片。汽油燃烧,火温可达500度以上,这样的高温中,王进东却能稳坐不动,头发也没烧坏。警察拎着灭火毯,在他身后等着,直到他在镜头前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他身上。这不是演戏又是啥? ◇